

李懒言
著

两个人的眼泪座

腻味了一成不变的丑小鸭变天鹅?
渴望耳目一新的新潮型娱乐爱情?

**2012新世代
少女旋风小爱恋**

给你一场
最“阴谋”
的反转剧

一个人的守护星。
两个人的眼泪座，你的深情，
无懈可击，我的爱意，
只为你的一瞬欢颜。



李懒言
著

两个人的 星期日座

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两个人的眼泪座 / 李懒言著 .—长沙 :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, 2012.3

ISBN 978-7-5358-6346-1

I . ①两… II . ①李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－中国－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98148 号



总策划：邹立勋

责任编辑：周 霞 刘艳彬

特约编辑：喻 戎 章 娟

装帧设计：尚 洁 姚 洁

封面绘制：单单工作室

出版人：胡 坚

出版发行：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址：湖南省长沙市晚报大道 89 号 邮编：410016

电话：0731-82196340 82196334（销售部）82196313（总编室）

传真：0731-82199308（销售部）82196330（综合管理部）

经销：新华书店

常年法律顾问：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 张晓军律师

印刷：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：880mm×1230mm 1/32

印张：9.5

版次：2012 年 3 月第 1 版

印次：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：19.80 元



自序

时光是双温暖的手



很早就接到小比的通知，要给这本书写个序，这是我出版的第一本书，知道可以写一些自己的心路历程，心中很惊喜，却迟迟没有下笔。

因为有很多话想说，又不知应该从何说起。

其实，这个故事并没有在我最初安排好的写作计划当中，但是，当有一天我独自行走在春光明媚的大街上，看着川流不息的人群，看着许多手牵手的少男少女无忧无虑地经过我的身边时，突然就觉得，我似乎应该写点什么，来祭奠自己某些不可追回的岁月。

于是，我选择了这样一个故事，有关爱情、亲情、友情，有关执著、付出、成长。

我一直觉得，一个女孩子的一生，如果能够遇到一个不自私，又肯默默为她付出的人，是件非常幸运的事，也正是由于我自己在寻找这样的人，所以就把心里的那份美好给了岳芷。

岳芷的身上有许多我不具备的特质，她是一个富家女，不谙世事，却胆大妄为，无论喜欢还是讨厌，都会很直接地表达。她的心思很



细腻，面对身边人的付出，她会很感动。她的娇蛮霸道，随着岁月逐渐沉淀，最终开成一朵娴静的花，不招摇，不壮烈，却依旧惹人爱怜。

其实，最初动笔写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心中的男主角一直是图蔚，直到现在，他的智慧和性格都是我在现实当中最喜欢的，可剧情进行到后面，我又被顾默梁感动了，我想，岳芷和他，并非不相爱，只是他们一个自卑逃离，一个默默成全，是时间与现实最终造就了这场完美的遗憾。

每个人的一生，都会得到一些东西，然后错失一些东西，往往我们执著于自己没有得到的，又伤痛着不经意间错过的。

好在，时光是双温暖的手，它用自己独有的方式，带给人们最真实的收获与蜕变。

这里，有一场奢华到极致的爱情。现在，我把它送给手捧这本书的你，希望我们可以互相伴随着，与书中的每一份美好，圆梦到天荒。

愿大家幸福。



目录



CONTENTS

第一章 偏偏喜欢你 001

有时候的心血来潮会把人逼入死角，死角那边的曙光虽美，却是海市蜃楼。

第二章 不经意间的沦陷 051

彼时，大家都还年少，地老天荒这个词听起来美好而亲近，却是一枚千载难求的正果。

第三章 如果你真的爱我 075

后来岳芷想过，也许那一次她追上去，结果会真的不一样。但是这世上有一种命中注定的东西，叫天意。

第四章 从未想过失去你 097

那一瞬间，岁月仿佛是随人而迅速苍老，没什么预兆地跳过所有沧桑，突兀跌进此时她所存在的空间，就好似之前所有的过往都不曾存在过，悲哀往复。

第五章 小芷，嫁给我好不好 111

“我把‘暂且’改成‘永远’好了。”我永远相信你，岳芷在心里默念了一遍。

第六章 就让我们重新开始 125

曾经，岳芷以为，那些过往的一切都可以随时间风化，连痕迹都消失不见，可当那早已刻进身心的真实面孔重新出现在眼前时，心，却诚实地不许她自欺欺人。

第七章 爱了，却也失去了 147

在岳芷的印象里，这场雨久得就像一场令人欢愉的祭奠，不瘟不火地慢慢冲洗过她最后的青春年少。而雨停的那一刻，世界还是这个世界，她却已经不再是她。



目录

CONTENTS

第八章 依然，刻骨铭心 175

他没有变，依旧清润如水，淡雅卓然。

第九章 相见，却是视而不见 187

也许，她只是想给自己的旧时光送出一份祭奠。

第十章 就让我留在你身边 201

只要她还有一天需要他，他便会毫不犹豫地陪在她身边，直到她可以幸福。

第十一章 距离再远， 我也可以找到你 211

“嗯，我只是想试试，看这样能不能讨你欢心。”
顾默梁回答。

第十二章 最终错过的那片天空 231

那么这一次，是他感到累了吗？是他……决定放弃她了吗？

第十三章 三色堇的默默守护 24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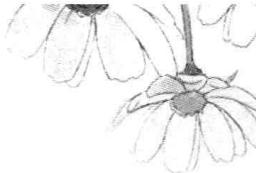
这一场爱情，他自始至终小心呵护，为此，甚至不惜真情假作。

第十四章 这场不属于她的婚礼 261

她是不是真的该清醒了……接受自己真的已经一无所有这个事实？

第十五章 这是一座爱你的围城 271

一切的一切，是一座围城，她自以为在里面走遍了世界，却最终被他圈在掌心，备受呵护，无法逃离。



第一章 偏偏喜欢你

有时候的心血来潮会把人逼入死角，死角那边的曙光虽美，却是海市蜃楼。



春天，暖流像涓涓溪水，不疾不徐地漫延着，渐渐覆盖了星城大片大片的空气。

离C大网球场不远处，一座玲珑精致的假山后面，隐匿着一个略显单薄的身影。温暖的阳光，柔和的风。女孩穿着一身粉红色运动衣，微卷的头发高高束起，白色的棒球帽压得很低，露出白皙的脸颊，正微屈着身子小心翼翼地向网球场入口处张望。

“皮皮，情况怎样？”岳芷的耳朵里塞着蓝牙耳机，右手握着一个印着湛蓝花纹的黑色网球拍，另一只手攥着一只黄绿色的网球。

“他来了。”耳机那头终于传来一个低低的声音，令岳芷浑身一抖，握着球拍的手猛地攥紧。

网球场空旷辽阔，午后，练球的人渐渐多起来。岳芷从未感到过自己的心脏跳得如此之快，两个月前参加国际青年芭蕾舞大赛的时候，也没像现在这么紧张。要想让手里的球出其不意地进入预定轨道，达到预期效果，只能在这个假山旮旯。



紧张而又兴奋，混杂着小小一部分不安。

“还有三步。”轻软的声音再度传来，岳芷轻应了一声，早已摆好姿势准备发球。

这一刻，时间随着风一同静止。

“砰”的一声闷响，球应声而起，在空中划出优美的弧度，飞速旋转着向既定方向射去。下一秒，出现在岳芷视线里的正是那个英挺俊朗的身影。她轻轻地松了口气，时间掌握得刚刚好，接下来她只要等待他机警地躲过偷袭就好了。

果然，顾默梁很快察觉到侧方的异常，扭过头。

可就在这时，一个娇小的身影以飞一般的速度冲上去，紧紧地一把抱住了男生。在岳芷和顾默梁同样惊愕的眼神中，球以极完美的降落方式狠狠地砸中了那个“娇小”的后脑勺。

“皮皮！”岳芷惊呼，来不及细想便从假山后面奔了出去。可跑到一半，她蓦地停住。因为她看到皮皮明显站立不稳，前一刻还软绵绵地抬着头，下一秒身子已经倒在了顾默梁的怀里。

岳芷的脑海里忽然闪过了一个极不真实的想法，皮皮楚楚可怜地望着顾默梁的眼神在她面前清晰晃过。不知为什么，她感到心底有些发凉。

目标已经完全暴露，顾默梁扶起了怀里的女孩。岳芷很敏感地注意到，他的手臂紧紧地拥着皮皮，生怕她摔倒，看着自己的目光，却有些冷。

“你是故意的吧？”顾默梁问，他的声音清越，却掷地有声，给人深深的压迫感。

岳芷被镇住了，这样的变故是她不曾预料的。“我没想到会打到她。”掩饰住心中片刻的慌乱，她诚实回答。

“也许。”他的脸上带着轻蔑，眼神犀利，“你的目标本来是我。”

这下岳芷哑口无言了，默不做声地把目光移向皮皮。见岳芷看过来，皮皮有些无助，眼中仿佛带了一丝乞求，然后飞快地低下头，脚下很

合时宜地微微一软。

理所当然地，顾默梁把她拥得更紧了，甚至低头柔声问：“要不要紧？我送你去医务室。”

说完，不待皮皮点头，他带着她掉转方向向校医室走去，一眼也没看站在一旁的岳芷。

岳芷这才意识到事情结束了，心中一急，想开口叫住他。

她今天是来变相告别的，这还什么都没说呢，可皮皮的伤……片刻的犹豫已经让前方的两人又走出了一段距离，岳芷无奈，只得高声喊道：“喂！我叫岳芷！”

那个背影没有丝毫停顿的意思，仿佛只顾着怀里娇滴滴的女孩子，脚步越发快了。岳芷感到挫败，现在这算什么？

岳芷喜欢顾默梁是从第一次见他练球开始的，那时学校里的传言很多：顾默梁是个传奇，出生在武术世家，却放弃了继承父亲的武学精髓，12岁接触网球，15岁就拿下了亚洲青少年网球锦标赛冠军。加上人长得俊逸不凡，很快成为了C大耀眼的星级校草。

那时的岳芷对网球一窍不通，虽然和顾默梁一届，但是因为他长期在外训练参赛，鲜有人知道大家嘴里的“传奇”长什么样。

岳芷心中本来是有些不屑的，却在大二某个夏日慵懒的黄昏，天空被云朵剪裁成细碎红色的时候，第一次见到了他。那场她未曾预料的遇见，直将他的身影牢牢地烙在了她心上。

那天岳芷从学校体育馆三楼的舞蹈大厅出来，恰好二楼的网球馆里还有人在练球。顾默梁微一跃起，狠狠地叩击，每一个瞬间都被窗外的阳光镀上了一层金边。后来她才知道，那叫上旋球，而且是亚洲冠军的上旋球，接近完美，正如他本人一样。

岳芷一直认为，自己和顾默梁是绝配。并不仅仅是因为她家世好，更重要的是她相信自己有足以与他相配的品貌和才能。

这就是一位公主与生俱来的堪称自负的骄傲。



岳芷今年大四，父亲早就和她谈过毕业后出国读研的事，对于心中这段不轻不重的感情，她想尽快作个成功的了断。

所以，当所有女生都拼命想向顾默梁献殷勤的时候，岳芷却反其道而行。她喜欢他整整两年了，就算他不知道岳芷这个名字，那么C大赫赫有名的国际芭蕾舞比赛二等奖得主他也必有所耳闻吧。她的照片在C大LED显示屏上与他并排挂了不是一天两天了。

可现在的情况是，她的告白大计，被最好的朋友一手搞砸了。

C大的校医室建在校园礼堂后面，学校正中央，离体育馆和寝室最近。校领导应该是考虑到在任何时间、任何地点都会有人存在就医可能，所以选了个折中的地理位置。

校医室很安静，安静到岳芷一踏进走廊便可以清晰地听到校医张安的说话声。

“你的伤不严重，回去好好休息就可以了。”

“哦……”皮皮怯怯的声音传来，“张医师……那个，我感觉不太好，可不可以为我涂一些外伤药？”

听了皮皮的话，岳芷脚步一顿。

“上药？”张安的声音里也透着一丝诧异。

“嗯，最好包扎起来。”皮皮肯定地回答。

病人的固执，医生不好深究，岳芷走到门口，屋内传出玻璃橱柜被打开的声音，想必是张安在找药了。

岳芷推门进屋，皮皮一个人坐在椅子上，顾默梁不在。

看见岳芷，皮皮有些不安，很不自然地打了个招呼：“你来了啊。”

岳芷点点头，一边礼貌地向张安问好，一边顺手把球拍和球放到门口的置物柜上，发出不大不小的碰撞声，皮皮的身体有些颤抖。

这副弱不禁风的模样让岳芷的眉头微微蹙起。

她记得以前也看到过皮皮这样，那是和寝室同学产生摩擦的时候。虽然不住在一起，但岳芷每次都会为皮皮出面打抱不平。

那么，现在轮到她来当恶人了吗？

张安是个斯文的年轻男人，从里屋拿了药出来，大概是感觉到气氛有些怪异，他以很快的速度给皮皮涂完药、包扎好，然后去忙其他事了，房间里只剩下两个女生。

“为什么要去挡球？”岳芷开门见山，谈不上质问，语气却不太好。

皮皮的脸上立刻滑过两串泪珠，栗色的大眼睛里神色优柔，声音低低地哽咽道：“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当时就是怕球打到他所以才冲出去。”

岳芷当然不信，之前她说出自己的想法时，皮皮丝毫没有犹豫就答应把风了，皮皮早就知道她喜欢顾默梁的。

“你知道那个球打不到他的。”顿了顿，岳芷又问，“为什么非要包扎不可？”

大概是没想到岳芷会问这个，皮皮愣了愣，绞着双手，脸色微红地支吾着。

“没有大碍，用棉布捂着反而不好，是为了让他心疼你吗？”

“不是的，我……”皮皮的眼泪流得更凶了，她捂着嘴，好像委屈得已经说不出话来。

岳芷有些不耐烦，要哭的话，她好像更有理由一些吧。从小到大，她什么时候出过这种糗？

很明显，皮皮对顾默梁也有感觉，可身为朋友，她一开始就没对岳芷诚实，这点也是岳芷觉得最不可原谅的地方。

深吸一口气，岳芷开口：“他是我的。”

皮皮本来哭得正欢，听了这话，好像突然被什么东西噎住了，哭声



也戛然而止。

“顾默梁是我的。”屋子里没了哭声，变得很安静，岳芷故意提高了声音重申道。

“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”皮皮的脸色冷下来，伸手去拿身旁桌上的一面镜子，开始神情专注地整理自己脑后的绷带。

这举动就像在提醒岳芷，这伤都是拜她所赐，并且，是以一种目中无人的姿态。

岳芷的脸色蓦地沉下：“你不需要听懂，只需要摆正你的位置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看着皮皮略有不解的表情，岳芷微微一笑：“你配不上他。”

皮皮的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。岳芷有些惊讶，那是她第一次发现，原来皮皮的脸上也可以有这么冷漠的表情。

许久以后，岳芷还一直在想，也许自己的不幸就是从这个柔和的午后开始的，因为如此冷漠的神情实在不应该出现在那么明朗的一天。

如果她可以预料未来……好吧，只是如果而已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如果这两个字是最不着边际的。

傍晚回到家，岳芷感到胸闷气短。保姆锦姨看出她的脸色不太好，忙问是不是学校里出什么事了。

岳芷摇摇头，看到锦姨眼里一片忧色，她立刻绽开笑容撒娇道：“锦姨，今晚我想喝番茄木耳汤。”

锦姨听了，表情果然放松许多，笑道：“好，你先上楼等着，我这就去准备晚饭。”

岳芷乖巧地点了点头。

锦姨是她八岁那年来到岳家的，负责打理家务，一直照顾她，至今也算半个岳家人了，和岳芷的感情更是深厚。父母工作忙，从小到大岳芷有心事极少与岳妈妈说，反倒多半去找锦姨倾诉。只是如今她长大了，有些事是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的。

回到房间，岳芷把自己扔到床上，余怒未消。

叶皮皮，她凭什么？不对，再也不叫她皮皮了，这个称呼，还是大一的时候岳芷知道皮皮爱吃牛皮糖，觉得可爱顺便起的。可从今以后，叶皮皮只是叶菲！

岳芷想着，从床上跳下来，打开音响，将音量调到最大。是一首重金属摇滚，歌手发自肺腑的嘶喊伴随着激烈的伴奏不断从两个黑盒子里涌出。片刻，岳芷只觉入耳的全是嘈杂，越听越烦，最后不得不关掉音响，下午发生的一切就像电影胶片，一幕幕鲜活地在眼前回放。

这时，房外传来敲门声，半天没得到响应，门自行被推开。

“小芷，怎么了？”岳妈妈温柔的声音自头顶上方响起。

岳芷立刻从抱枕下抽出脑袋，强迫自己笑了笑：“妈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没事。”她开始还以为敲门的是锦姨呢，可又想到，锦姨现在应该在做晚饭。表白失败这么丢脸的事，当然不能让母亲知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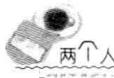
岳妈妈倒真没怎么在意岳芷的情绪，只是点了点头：“没事就好。”她静静地端详了女儿片刻，道：“我今天去了你图伯母家，听说小蔚要回来了，到时咱们两家找个时间聚聚。”

岳芷闻言猛一激灵，她坐起身，睁大眼：“他要回来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”

岳家和图家是世交。所以，岳芷从小就跟着图蔚玩在一起，直到图蔚高中毕业去了英国。

那时她刚上高一，图蔚走的那天，她毅然把自己的“初逃”献了出去。其实也不算逃课，只是对老师谎称身体不适，溜出了那所戒备森严的军事化“囚笼”。

图蔚的司机杨叔早就驱车等在校外，到了机场，岳芷匆匆见了图蔚最后一面。自从知道图蔚要走，岳芷没少哭鼻子，后来总算被大家劝住，可真到了分别的那一刻，她的眼泪还是止不住噼里啪啦地往下掉。见岳芷难过，图蔚笑着走上前，刮了刮她因为哭泣而有些泛红的鼻头，说：“小



芷不哭，到了那边我会立刻打电话给你。”

“你说的，要第一个打给我。”

“一定。”

想到这里，岳芷好像又看到了那个年少时不停用衣袖抹眼泪的自己，和那个一直对着她微笑的少年。

过往的许多记忆接踵而至，不过，这也促使她立刻停止了在心中继续美化图蔚。

那家伙，外表看似纯良，其实根本不是什么善类，这点岳芷四岁的时候就领教了。不知他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，岳芷心中揣测着，竟有些迫不及待想看到他出现在自己面前了。

岳芷很快回过神，追问：“具体时间是哪天？”

“还不知道，不过应该是在近几周。”

岳芷点点头，这几年她和图蔚一直都有保持联络，直到几个月前她要参加比赛，因排练而忙碌起来才疏于联系。不然，她一定会最先知道他要回来的消息。

因为距图蔚回国还有一段日子，岳芷没把这件事太放在心上，倒是眼前的表白，让从小到大极少受挫的她认为事情绝不能这样算了。

经过一整夜的深思熟虑，岳芷终于决定，她要重新告白。

不是没看出顾默梁看她时眼中的讽刺，也不是不明白不好的印象既然已留下，事情要想圆满解决更是难上加难。只是在她岳芷的字典里，至今还没有“知难而退”这四个字。

她要重新为自己争取，她要让那些不怀好意的人知道，顾默梁，是她的。

新的一天，天清日明，云静风柔。

岳芷起了个大早，精心打扮了自己一番。出门的时候，锦姨看着她笑得直合不拢嘴，就像看到了自己女儿出落得如此标致一般。

只是那目光似乎别有深意，让岳芷微微红了脸。

到了学校，岳芷直接去了网球社。她知道顾默梁近期没有比赛，偶尔会回学校练球。就算没在学校，网球社也该有人知道顾社长的行踪。

因为顾默梁的关系，学校待网球社不薄，在体育馆安排了一间很大的屋子给他们，既是根据地又是小仓库。

时间尚早，馆内的人很少，整幢楼里充斥着爽朗的谈笑声，正是从网球社传出的。

岳芷推开虚掩的门，一眼便看到了顾默梁。他很随意地坐在离其他人不远处的桌子上，倚着浅色的木质置物柜，一边听众人说笑，一边精心擦拭着那款和岳芷一模一样的网球拍。

晨曦中，岳芷看到了一个很不一样的他，昨日的犀利在此时随着他脸上的每一个笑容全部化为柔和，恍得岳芷有些失神。

直到有人惊呼：“小芷？你怎么来了？”

这个声音成功吸引了屋子里所有人的注意力，当然，也包括顾默梁。

岳芷猛地回神，待她看清楚说话的人，同样顿住。

“怎么是你？”

叶菲有些羞涩地笑笑，微微低头，目光恳切：“抱歉小芷，我加入了网球社，还没来得及告诉……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岳芷不等她说完，打断问。

叶菲愣了愣，回答：“上周四。”

上周四？

岳芷想到，就在上周三，她告诉叶菲要向顾默梁表白，那么周四她就去网球社报到了，这难道是巧合吗？岳芷有些想笑，今天又是一个周四，原来，她已经扮演这么长时间的傻瓜了。

长这么大，还没人敢这样戏弄她。

众目睽睽之下，岳芷尽量保持着平静，在自己喜欢的人面前，她不想因发怒而自毁形象。不再理睬叶菲，她绕过众人，径直朝顾默梁走去。

屋内的众人感受到略微僵硬的气氛，都盯着岳芷，一言不发。只有



顾默梁，完全不受外界干扰，擦拭球拍的动作一刻也未停下。

此刻她的眼里只有他，他却毫无抬起头的意思。

“嘿。”岳芷走到顾默梁面前，主动打了个招呼。

终于，男生抬头，瞳人澈透，让人看不出情绪。

“有事？”

他的神情、语气十分礼貌，说出的话却透着冷淡。

岳芷有些受打击，果然印象这东西，都是先入为主的。看来，她的革命道路还很漫长。她暗暗给自己鼓劲，然后深吸一口气，说：“我是岳芷，能不能出来单独说句话？”

她努力保持着微笑，展现自信的一面。等待他的回答其实只有短短几秒，岳芷却像经历了宇宙洪荒那样漫长。

终于，她听到顾默梁回答：“好。”

两人下楼，止步。

“有什么事，请讲。”

他的态度依旧冷淡，可他肯给她机会，她已经很开心了。

岳芷有些讪讪地开口：“昨天的事，我很抱歉，我……”

“你该道歉的人不是我，是被你打伤的人。”

“我知道，可是……”

“没有其他事吗？”他打断她，“如果你来只是为了辩解这件事，请不要浪费我的时间。”说罢，他转身欲上楼。

眼看着顾默梁的身影就要消失在楼梯口，岳芷心中一急，咬牙喊道：“我不是来辩解的，我喜欢你！”

顾默梁猛然停住。

岳芷一喜，顾不得此刻狂跳的心脏和通红的脸颊，向前走了几步，她今天豁出去了。

“我喜欢你两年了，希望……你不要拒绝我。”

既然都跟着她出来了，是不是意味着，他对她还不算那么讨厌？这是不是也表明了，她还有机会？